



奥羽軍記

全

775
187



門4曾
775
187

奧羽軍志序

河海至大然無不有スレテ源水喬木其榮然無不有本根也

本朝軍功之大武林之榮以鎌倉右幕下為盛矣然嚮無モ賴義義家則豈以貶謫之身ヲ俄擁セ主將之器哉ヤ原夫承平之役負盛秀鄉誅戮將門勲功藉甚故其氏族蔓衍於東州所謂小山結城坂東八平氏等共是一州之豪一郡之長也何必立人之下



風哉賴義義家膺將帥之任再征奧羽前
度誅負任擒宗任後度殺武衡戮家衡威
振東塞名冠北關自是以來關左士林藤
平等諸族悉爲源家興僅故逢右幕下勃
起無不左祖源氏是知右幕下之勲業爲
賴義義家之貽厥也可謂河海之源水喬
木之本根也然右幕下之事膾炙人口舉
世知之賴義義家之武功雖知大槩不詳
顛末余嘗在京洛見槐門秘府所藏陸奧

詒記在武江見貴介公族所傳後三年記
古畫草子併二部而后乃知二將之難爲
父難爲子之勇名雖漢之絳侯條侯唐之
李晟李愬不能擅其義於兩朝也頃歲二
記傳寫徃徃有之方今洛書肆和泉掾時
元合刻二記欲廣行于世余喜二將戰策
流播闔國嗚呼二將之孫謀豈徒右幕下
三世而已哉室町柳營十有餘世亦是其
餘裔也况又自今日天下視之則商家之

契冥乎周室之后稷乎與尋常烏合蟻同
之鬪蠻觸鷓蚌之爭不可同年而語焉邇
日時元偶東來求一語不止時寬文改元
元年辛丑陽月階賞闕五葉之日向陽林
子涉筆於東武家塾

陸奧誌記

六箇郡之司有安倍賴良者是同忠良子也父祖忠
賴東夷酋長威名大振部落皆服橫行六郡劫畧人
民子孫尤滋蔓漸出衣川外不輸賦貢無勤徭役代
々驕奢誰人敢不能制之永兼之比太守藤原朝臣
登任發數千兵攻之出羽秋田城介平朝臣重成爲
前鋒太守率夫士爲後賴良以諸部之俘囚拒之大
戰于鬼切部太守軍敗績死者甚多於是朝廷有議
擇追討將軍衆議所歸獨在源朝臣賴義々々者河
內守賴信朝臣子也性沈毅多武略敢爲將帥之器
長元之間平忠常爲坂東奸雄暴逆爲事賴信朝臣
爲追討使討平忠常并嫡子在軍旅間勇決拔群才
氣被世坂東武士多樂屬者素爲小一條院判官代
院好畋獵野中所赴麋鹿獵免常爲賴義所獲好持弱



大正二年一月廿五日
中村楠雄氏

弓而所發矢莫不飲羽。縱雖猛獸，應弦必斃。其射藝巧，軼人如斯。上野守平直方，朝臣感其騎射，竊相語曰：「僕雖不肖，苟為名將，後胤偏貴，武藝而未嘗見控弦之巧，如弼能者，請以一女為箕箒妾，則納彼女為妻，令生三男二女，長子義家，仲子義綱等也。」因判官代勞，為相模守，俗好武勇，民多歸服。賴義朝臣威風大行，拒捍之類皆如奴僕，而愛士好施，會坂以東弓馬之士大半為門客。任終上洛，經數年間，忽應朝選，專征伐將帥之任，拜為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令討賴良，天下素知才能，服其採擇，入境著任之初，俄有天下大赦，賴良大喜，改名稱賴時。同大守名有委身歸服，境內兩清，一任無事。任終之年，為行府務，入鎮守府，數十日，經迴之間，賴時傾首給仕，駿馬金寶之類悉獻幕下，兼給士卒而歸。國府之道，阿久利河邊。

夜有人竊相語，權守藤原朝臣說負之子光貞元，負等野宿，斂傷人馬。將軍召光貞，問嫌疑，人答曰：「賴時長男，負任以先年欲娉光貞妹，而賤其家族，不許之，負任深為耻，推之負任，所為矣。此外無他仇，爰將軍怒，召負任欲罪之。賴時語其子姪曰：『人倫在世，皆為妻子也。負任雖愚，父子之愛不能弃忘。一旦伏誅，吾何忍哉？不如閑閑不聽，耳來攻况乎？吾衆亦足拒戰。』未以為憂，縱戰不利，吾儕等死，不亦可哉？其左右皆曰：『公言是也。』請以一丸泥封衣川關，誰敢有破者，遂閑道不通。將軍彌嘆，大發軍兵，坂東猛士雲集，兩來步騎數萬，輜人戰具重疊，蔽野國內，震懼莫不響應。于時賴時智散位藤原朝臣經清平，永衡等皆叛，窮以私兵從將軍，引軍漸進。將到衣川之間，永衡被銀曹有人說將軍曰：『永衡為前司，登任朝臣，即從下向。』

當國厚被養顧勢領一郡而娉賴時女以後戴于大
守合戰之時与于賴時不属舊主不忠不義者也今
雖外示歸服而内挾奸謀恐陰通使告示軍士動靜
謀略所出歟又所著曹与群不同是必欲合戰時軍
兵不射已也黃巾赤眉豈不別軍之故乎不如早斬
之斷其内應矣將軍以為然則勒兵收永衡及其隨
兵中委腹心者四人責以其罪立斬之於是經清等
怖不自安竊語其客曰前車覆者後車鑒也韓歆被
誅黥布寒心今十郎已歿是永衡字伊吾又不知何日
死為之如何客曰公露赤心欲事將軍々々必意公
不若讒口未開之前叛走從于安大夫獨為忠功之
時啞臍何逮焉經清曰善則搆流言驚軍中曰賴時
遣輕騎出於間道將攻國府取將軍妻子云云將軍
之麾下内容皆妻子在國府多勸將軍令歸國府

將軍因眾勸自將於驍騎數千人日夕馳還而遣氣
仙郡司金為時等攻賴時賴時以舍弟僧良昭等令
拒之為時雖頗有利而依無後援一戰退矣於是經
清等属大軍擾乱之間將私兵八百餘人走于賴時
矣今年朝廷雖補新司聞合戰告辞退不赴任回之
更重任賴義朝臣猶令遂征伐今而國內飢饉糧食
不給大衆一散忽逮再會出謀之間漸送年序天喜
五年秋九月進國解言上誅伐賴時之狀僞臣使金
為時下毛野興重等耳說奧地倂因令興官軍於是
鉞屋仁土呂志宇曾利合三都夷人安倍富忠為首
發兵從為時而賴時聞其計自往陳利害衆不過二
千人富忠設伏兵擊之峻岨大戰二日賴時為流矢
所中還為海柵死但餘黨未服請賜官符徵發諸國
兵士兼納兵糧悉誅餘類焉隨官符召兵糧發軍兵

但群卿之議不同。味行勲賞之間。同年十一月將軍率兵千八百余人。欲討負任等。率精兵四千餘人。以金爲行之。河崎柵爲營。拒戰鳥海。于時風雪甚。勦道路艱難。官軍無食。人馬共疲。賊類馳新羈之馬。歛疲足之軍。非唯容主之勢異。又有寡衆之力別。官軍大敗。死者數百人。將軍長男義家。驍勇絕倫。騎射如神。冒白刃突重圍。出賊左右。以大鏃箭頻射賊師。矢不空。發所中必斃。雷奔風飛。神武命世。夷人靡走。敢無當者。夷人立号曰八幡太郎。漢飛將軍之号。不可同年語矣。將軍從兵或以散走。或以死傷。所殘總有六騎。長男義家。修理少進。藤原景通。大宅光任。清原負廣。藤原範季。同則明等也。賊衆二百余騎。張左右翼。圍攻飛矢如雨。將軍之馬中流矢。斃。景通得馬扶之。義家馬又中矢。死。則明奪賊馬。援之。如此之。

間殆已得脫。而義家頻射殺魁帥。又光任等數騎。殊死而戰。賊類爲神。漸引退矣。是時官軍中有散位。佐伯經。範者。相模國人也。將軍厚遇之。軍敗之時。圍已解。經出。不知將軍處。問散卒。々々答曰。將軍爲賊所圍。從兵不遺。數騎推之。已脫矣。經曰。我事將軍已經三十年。老僕年已及耳。頃將軍齒又逼。懸車。今當覆滅之時。何不同命乎。地下相從。是吾志。還入賊圍。中其隨兵。兩三騎。又曰。公既與將軍同命。死節。吾等豈得獨生乎。雖云倍臣。慕節。是一也。共入賊陣。戰甚捷。則殺十余人。而殺死如林。皆沒賊前。藤原景季者。景通長子也。年二十餘。性少言語。善騎射。合戰之時。視死如歸。馳入賊陣。斃。帥出。如此七八度。而馬蹶爲賊所得。賊徒雖惜其武勇。而惡爲將軍之親兵。遂斬之。散位和氣致輔。孫爲清等。皆入。万死不顧。一生。

悉為將軍奔命其得士死力皆此類也。又藤原茂賴者將軍腹心也。驍勇善戰軍敗之後數日不知將軍所往。謂已沒賊。悲泣曰。吾求彼骸骨方葬歛之。但兵草所衝自非僧侶不能入。求方剃髮拾遺骸耳。則忽出家為僧。指戰場行道。遇將軍且悅且悲。相從逃來出家。雖似劇忠節猶足感。又散位平國妙者出羽國人也。驍勇善戰。常以寡敗衆。未曾敗北。俗号云曰平不負。加字曰平大夫。故將軍招之。令為前師。而馬仆為賊所擒。賊帥經清者國妙之外甥也。以故得免。武士猶以為恥矣。同年十二月國解曰。諸國兵糧兵士雖有徵發之名。無到來之實。當國人民悉越他國。不從兵役。先移送出羽國之處。守源朝臣兼長敢無乱越心。非蒙裁許者何。遂討擊云。於是朝家止兼長朝臣之任。以源朝臣齊賴為出羽守令。共擊負任。而

齊賴乍蒙不次恩賞。全無征伐之心。諸國軍兵々糧。又以不來如此之間。不能重攻。負任等益橫行。諸郡劫略人民。經清率數百甲士出衣川。開放使諸郡徵納官物。命曰可用白符。不可用赤符。徵符者。經清私故。云白符赤符者。國符也。將軍不能制之。而常以甘言說出羽山北俘囚主清原真人光賴舍弟武則等。令与力官軍。光賴等猶預未決。將軍常贈以奇珍。光賴武則等漸以許諾。康平五年春。依賴義朝臣任終更拜高階朝臣。經重為陸奥國守。揚鞭進發入境。著任之後。無何歸洛。是國內人民皆隨前司指搗。故也。朝議紛紜之間。賴義朝臣頻求兵於光賴。并舍弟武則等。於是武則以同年秋七月率子弟万餘人。兵越來於陸奥國。將軍大喜。率三千餘人。以七月二十六日發國。八月九日到栗原郡營。崗蝦借夷之村麻呂將軍征

軍士自其以來武則真人先軍此處邂逅相遇互
陳心懷各以拭淚悲喜交至同十六日定諸陣押領
使清原武負為一陣武則也橋負賴為二陣武則也
太吉茂秀武為三陣武則也橋賴負為四陣
新方賴也字賴義朝臣為五陣五陣中又分三陣
將軍一內官人等也吉美俟武忠為六陣班目清
原武道為七陣澤於是武則遙拜皇城誓天地
言臣既發子弟應將軍命志在立節不顧斂身若不
苟死必不空生八幡三所照臣中丹若惜身命不致
死力者必中神鎬先死矣合軍旅壁一時激怒今日
有鳩翔軍上將軍以下悉拜之則赴松山道次磐井
郡中山大風澤翌日到同郡萩馬場去小松柵五町
有餘也件柵者是宗任叔父僧良照柵也依日次不
宜并及晚景無攻擊心而武負賴負等先為見地勢

近到之間步兵放火燒柵外宿廬於是城內奮呼矢
石亂發官軍合應爭先登將軍命武則曰明日之
儀俄率當時之戰已發但兵待機發不必撰日時故
宋武帝不避往亡而功好見兵機可隨早晚矣武則
曰官軍之怒猶如水火其鋒不可當用兵之機不過
此時則以騎兵圍要害以步卒攻城柵件柵東南帶
深流之碧潭西北負壁立之青巖步騎共泥然而兵
士深江是則大伴負李等引率敢死者二十餘人以
劍鑿岸杖鉞登巖斬壞柵下亂入城內合及攻擊城
中擾亂賊衆潰敗宗任將八百餘騎城外攻戰前陣
頗疲不能敗之因茲召五陣軍士平負平菅原行基
源真清刑部千富大原信助清原負廉藤原兼成橋
孝忠源親李藤原朝臣時經九子宿祢弘政藤原光
貞佐伯元方平經負紀李武安倍師方等合加攻之

皆是將軍麾下坂東精兵也。入萬死忘一生。遂敗宗任軍。又七陣陣頭武道支要害處。宗任精兵三十餘騎。為遊兵襲來。武道迎戰。斃傷殆盡。賊衆捨城逃走。則放火燒其柵。了所射斃賊徒六十餘人。被疵逃者不知其負。官軍死者十三人。被疵者百五十人。也。休士卒整于文。不追攻擊。又遭霖雨。徒送數日。糧盡軍中。飢乏。磐井以南郡々依宗任之誨。遮奪官軍之輜重。往及之。人物為追捕。件類分兵士千餘人。遣栗原郡。又入磐井郡仲村。地去陣四十餘里也。耕作田畠民戶頗饒。則遣兵士三千餘人。令刈稻禾等。將給軍糧。如此之間。經十八箇日。留營中者。六千五百餘人也。負任等風聞此。由語其前日。如聞者。官軍食乏。四方求糧。兵士四散。營中不過數千云云。吾以大衆襲擊。必敗之。則以九月五日。率精兵八千餘人。動地

襲來。玄甲如雲。白刃耀日。於是武則真人進賀將軍。曰。負任失謀。將集賊首。將軍曰。彼官軍分散。孤營少兵。忽將大衆來襲。是必謀勝矣。而子云失謀。其意如何。武則曰。官軍為容兵。糧食常乏。一旦爭鋒。欲決雄雌。而賊衆若守峻。不進戰者。容兵常疲。不能久攻。或有逃散者。還為彼所討矣。僕常以之為恐。而今負任等進來。欲戰。是天福將軍也。又賊氣黑如樓。是軍敗之兆也。官軍必得勝矣。將軍曰。子言是也。吾又知之。于時將軍命武則曰。昔勾踐用范蠡之謀。得雪會稽之耻。今老臣因武則之忠。欲露朝戚之巖。於今日。戰莫惜身命。武則曰。今為將軍棄命。輕如鴻毛。寧雖向賊死。不得背敵生。於是將軍置陣如常山蛇勢。士卒奮呼。聲動天地。兩陣相戰。交鋒大戰。自午至酉。義家義綱等虎視鷹揚。斬將拔旗。負任等遂以敗。北官

軍乘勝追北賊衆到磐井河迷或失津或墜高岸或
溺深淵暴斥憑河之類襲擊斂之自戰場至河邊所
射斂賊衆百餘人所奪取馬三百餘足也將軍語武
則曰深夜雖暗不慰賊氣必可追攻今夜縱賊者明
日必振矣武則以精兵八百餘人暗夜尋追將軍還
營且饗士卒且整兵甲親迴軍中療疵傷者戰士感
激皆言意爲恩使命依義輕今爲將軍雖死不恨彼
燒鬚暗膿何得加之而武則運籌策分敢死者五十
人偷從西山入負任軍中倣令舉火見其火光自三
方揚聲攻擊負任等出于不意營中擾亂賊衆駭騷
自互擊戰死傷甚多遂奔高梨宿并石坂柵外入衣
河關步騎迷或放巖墜谷三十餘町之程斃亡人馬
宛如亂麻肝膽塗地膏膩潤野同六日午時將軍到
高梨宿即曰欲攻衣河關件關素隘路峻阻過峭函

之固一人拒嶮萬夫不能進弥斬樹塞蹊崩岸斷路
加以霖雨無晴河水洪溢然而三人押領使攻之武
負攻關道賴負攻上津衣川道武則攻關下道自未
時迄戌時攻戰之間官軍死者九人被疵者八十餘
人也武則下馬迴見岸邊召兵士久清命曰兩岸有
曲木枝條覆河面汝輕捷好飛超傳渡彼岸偷入賊
營方燒其壘賊見其營火起合軍驚走吾必破關矣
久清云死生隨命則如猿猴之跳梁著彼岸之曲木
牽繩纏葛牽三十餘人兵士同得越渡即偷到藤原
葉近柵俄放火燒宗葉近柵也藤原負任等見葉近柵
燒亡大駭遁奔遂不拒關保鳥海柵而爲久清等所
斂傷者七十餘人也同七日破關到膽澤郡白鳥村
攻大森生野及瀬原二柵拔之得生虜一人申云度
々合戰之場賊帥死者數十人所謂散位平孝忠金

師道安倍時任同負行金依方等也。皆是負任宗任
之一族。驍勇驃悍之精兵也。云。同十一日。雞鳴襲
鳥海柵。行程十餘里也。官軍未到之前。宗任經清等
弃城走保。厨川柵將軍入鳥海柵。暫休士卒。柵中一
屋醇酒數十甌。士卒爭欲飲之。將軍制止之。恐賊類
設毒酒欺疲損軍矣。而雜人中一兩人飲之。無害而
後。合軍飲之。皆力。將軍語武則曰。頃年聞鳥海柵
名。不能見其體。今日曰。卿忠節初得入之。卿見予。顏
色如何。武則曰。足下多宜。爲王室立節。櫛風沐雨。甲
胄生蟣虱。苦軍旅。後已十餘年。天地助其忠。軍士感
其志。以是賊衆潰走。如次積水。愚臣擁鞭相從。有何
殊功乎。但見將軍形容。白髮返半黑。若破厨川柵。得
負任首者。鬚髮悉黑。形容肥滿矣。將軍曰。卿率子姪
發大軍。破堅執銳。自當矢石。破陣拔城。宛如轉圓石。

曰。之得遂。予節。卿無讓功。但白髮返黑者。予意然之。
武則拜謝。即襲正任。所居和我郡黑澤。虎柵拔之。所
射。斂賊徒三十二人。被疵者不知其貧。又鶴脰比。与
鳥二柵同破之。同十四日向厨川柵。十五日酉。尅到
著圍厨川。姬户二柵相去七八町許也。結陣張翼。終
夜守之。件柵西北大澤。二面阻河。々岸三丈有餘。壁
立無途。其內築柵自固。柵上搆樓櫓。銳卒居之。河与
柵間。亦掘隍。々底倒立。及地上。蔣鐵。及遠者。發弩射
之。近者。投石打之。適到柵下者。建沸湯。汰之。振利。及
斂之。官軍到著時。樓上兵招官軍曰。戰來焉。雜女數
十人登樓。唱歌。將軍惡之。自十六日。卯時。攻戰終日。
通夜積弩。乱發矢石。如雨。城中固守。不被拔之。官軍
死者數百人。十七日未時。將軍命士卒曰。各入村落。
壞運屋舍。填之城。隍。又每人芻萱草。積之。河岸。於是

壞運^{ハミ}芻積^{カク}須臾^ス如山^{ニシテ}將軍下馬^{ヨリ}遙拜^ニ皇城^ヲ誓言^フ昔漢
德未衰^ク飛泉^ハ忽應^テ校尉^ノ之節^ヲ今天威^ハ惟新^ニ大風^ハ可助^ス
老臣^ノ之忠^ヲ伏乞^フ八幡^三所出^ル風吹^テ火燒^レ被^レ柵^ニ則自^ラ犯^ス
火^ヲ稱^シ神火^ト投^テ之^ヲ是時^ニ有^リ鳩^ノ翔^リ軍陣^上將軍再拜^シ暴風
忽起^リ煙焰^如飛^カ先是^ニ官軍^所射^ル之矢^立柵^面樓頭^猶
如^シ叢毛^飛焰^隨風^著矢羽^樓櫓^屋舍^{一時}火起^城中
男女^數千人^同音^悲泣^賊徒^潰亂^或投^身於^碧潭^或
刎^首於^白又^官軍^水攻^戰是時^賊中^敢死者^數百人
被^甲振^又突^圍而出^必死^莫生^心官軍^多傷^{死者}武
則告^軍士^曰開^圍可^出賊^衆軍士^開圍^賊徒^忽起^外
心^不戰^而走^官軍^橫擊^悉斂^之於是^生虜^經清^將軍
召^見責^曰汝^先祖^相傳^爲予^家僕^而年來^忽諸^朝威^蔑
如^舊主^大逆^無道^也今日^得用^白符^否經^清伏^首
不能^言將軍^深惡^之故^以鈍^刀漸^斬其^首是^欲經^清

痛苦^久也^負任^拔劍^斬官軍^官軍^以鉞^刺之^載於^大
棺^六人^昇之^將軍^之前^其長^六尺^有餘^脣圍^七尺^四
寸^容負^魁偉^皮膚^肥白^也將軍^責罪^負任^一面^死矣
又^斬弟^重任^六字^比浦^但宗^任自^投深^泥外^脫已^負
任^子童^年十^三歲^名曰^千世^{童子}容^負美^麗被^甲出^柵
外^能戰^驍勇^有祖^風將軍^哀憐^欲宥^之武^則進^曰
將軍^莫思^小義^忘巨^害將軍^領遂^斬之^負任^年三^城
中^美女^數十^人皆^衣綾^羅悉^粧金^翠交^烟悲^泣出^之
各^賜軍^士但^柵破^之時^則任^妻獨^抱三^歲男^語夫^言
君^將歿^妾不^得獨^生請^君前^先死^則乍^抱兒^自投^深
淵^死可^謂烈^女矣^其後^不幾^負任^伯父^安倍^爲元^赤
赤^負任^弟家^任歸^降又^經數^日宗^任等^九人^歸降^同
十二月十七日^國解^曰斬^獲賊^徒安^倍負^任同^重任^藤
藤原^經清^散位^平孝^忠藤原^重久^散位^物部^維正^藤

原經光同正綱同正元歸降者安倍宗任弟家任則
任歸家散位安倍為元金為行同則行同經永藤原
業近同賴久同遠久等也此外負任家族無有遺類
但正任一人未出來云僧良昭亡至出羽國為守
源齊賴所擒正任初隱出羽光賴子字大鳥山太郎
賴遠許後聞宗任歸降由又出來合戰之際義家
每射甲士皆應弦死矣後日武則語義家曰僕欲試
君弓勢如何義家曰善矣於是武則重堅甲三領懸
之樹枝令義家一發貫甲三領武則大驚曰是神明
之變化也豈凡人之所堪乎宜為武士所歸伏如此
義綱驍勇騎射又亞其兄同六年二月十六日獻負
任經清重任首三級京都為壯觀車擊殺人摩肩細
別紙先是獻首使者負任從者降人也稱無櫛由使
者曰汝等有私用櫛以其可梳之擔夫則出櫛梳之

垂淚嗚咽曰吾主存生之時仰之如高天豈曷以吾
垢櫛系梳其髮乎悲哀不忍眾人皆落淚雖擔夫忠
義足令感人者也同二十五日除目之間賞勲功拜
賴義朝臣為正四位下伊与守太郎義家為從五位
下出羽守次郎義綱為右衛門尉武則為從五位下
鎮守府將軍獻首使者藤原季俊為右馬允物部長
賴為陸奧大目勲賞之新天下為榮矣我狹強大中
國不能制故漢高祖困平城之圍呂后忍不遜詞我
朝上古屢發大軍雖國用多費我無大敗坂面傳母
礼麻呂請降普服六郡之諸戎獨施方代之嘉名即
是北天之化現希代之名將也其後二百餘歲或猛
將立一戰之功或謀臣吐六奇之計而唯服一部一
落未曾有耀兵威遍誅諸戎而賴義朝臣自當矢石
擢戎人鋒豈非名世之殊功乎彼斬郅支單于梟南

越王首何以加之哉今抄國解之文拾衆口之語注
之一卷但千里之外定多紕繆之知實者正
之而已

與羽軍志二卷 向陽林先生因洛陽書
肆時元之需爲序冠于篇晉將鋟之梓時
元請余爲訓點且有先生愆憑之命於
是借聚家家所藏數本補其闕略改其誤
字加以諺訓然猶疑者闕之脫者漏之姑
存舊文俟他日好本之校正云爾
寬文二年歲在壬寅孟夏日

端亭子了的

奥列後三年記序

朝家小文武の二道ありたぐひは政理に掛く山門の願密
乃而宗有りといれく護物と改む是聖代明時の洪業
より出て神明佛地余化ありていとよとよ
あつり小本朝神武天皇あ十六代法祖天皇に御子貞純
親王六代に後能伊豫守源於義朝及乃嫡男隆興守
義家外八幡侯と号す坂川院守永保三年に
奥列に任じりて実りみちのくに奥六郡を領せし
鎮守府将軍法原武則が孫荒河右衛門武貞が子貞
衛が富有れ奢るるの約法より起つて二族ありて
源と名をとりて秀武よりきりて一族ありて合
戦とつては其餘殃疾も及ては升小武衛家衛とせ
りてまう小大軍らりとて
ひまのうすをとりてい間と大に軍隆興守れ武徳威

奥列後三年記上

永保のころ奥六郡がうりに清原を治つてふとのあり
荒河を郡武貞が子鎮守府の軍武則が孫なり武漸が
一子たりと出河は山の住人なり康平のころのいひ傳
頼義貞は宗はとらへて武則一万余人の勢は具
して御方よくつれ子よりとらへて貞は宗は成らるゝ
いづげをのこれみりて武則が子孫六郡のまゝとを
ありそれらにたまた貞は宗は定は六郡れま少とハ
ありけをなり美し威勢天祖みせられて國中に
府とありゆりこれれはへんふくくをてひがと成
とこれらも國宣とをりて朝威とつてけかく
すあはれよりて場所のうらととやうかして兵ださま
まつと美ひつ子外とよつとく海道大府成漸といふ
との伝子とせり年といふとけりて書なりききな

美濃成徳が書成りしむ

美濃のうられ人のふかほたをまじり隣国よもあはれ
とじりふ常陸よ多氣屋守宗基とて種若かり
そのむすめとのけりし於朝臣の子とてうれとけり
れ美むし負何とてんとしてみちれ玉へくらしむ時
恥のりなれらあそむは女あひてぞりすからん
しめて女子一人とてあり祖父宗基のむすめはさ
なすけふ事なれりれはひしこれか成りて
成徳が書とすあそむしきよめは郷をんとて隣国
隣国のそこどくれ高木とて目とく小事とせしは隣
奥のあそむ北大臣のいてとなんふかりあり
志くむ物成あひむすのく小所とて金銀絹布馬鞍と
りちとふと出陣しれは人者考武やし者ありこ
れ武則がしめかとのとて又むこなり者頼成負何とて

一武則一家とゆふして隣国越来て奈尔那基の
思よあそむ法陣に押頼はとりとて軍をさすのし時
ふれ考武は三陣の次にありし人ありあはれと
美濃の成徳天祖よとて一これよりなれはよく
志となれつ考武はあそむ家人のうらもいふこれ
てあはれ事といはれむしこれとてとては中
朱れ延小金沢のうらとてはて同らふ方つとてけ
て延よあはれみいでたふ延よとてははさして延と
一ふらとて考武はあはれとて美濃の考武はあはれと
いひける奈尔法陣に困基はあはれとてはあはれと
くありて考武はあはれとてはあはれとてはあはれと
あはれとてはあはれとてはあはれとてはあはれと
よらとてはあはれとてはあはれとてはあはれと
かめてはあはれとてはあはれとてはあはれと

けりて居るにぬとめりておひて合とてをよむ
りししてふらしたまはりしつていひのりしに
うこばくわらきこれ飲酒はれは志やりに
く長徳のどとばかりとれまらうとせしめ
りてさる席おとよめられ地れをせと捨て
わげくいふやう

其例固基よりしとて秀武とまのりつて
かんとりめりといふはすて去つたつりて
そらち此は法那れ兵隊して秀武とせんとす
兵雲おれつと集まつと日東とやう小目出とかり
つり六郡おらすらみりまきわしつとあつて
お月圓のゆぬ家よ秀武とてつとつとつと
とりとりせ免おとれん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
友なをめぐり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

りのつり。法那れ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
一ね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
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
家司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
おの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
く後おれ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
おほ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
玩よおれ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
てかの書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
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
は時を天道れ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
住宅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
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
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つと

いひやまう正経助急号これとすく車こりばなすねひ
がたち一きありぬ清印の家ひくよ坊まこつとすそに
きりり

武ひくハ國司題之これ小けりとききてみちれく小より
紙紙あかひておね一ふく家印くがのまにきりりて
いふやうきみ枝能れ人よかたよりり人紙くねあえ
て一日とりよともとひくくきりりりふ名とあぐか
車君一人のき名りあぐ紙そてよこれ武印くが
面目なりこれこくくをれむくこれ深氏平氏よ紙後
りあぐかとうくとひゆく紙あぐすてりまかざり
小けりびいまよとてこれとこりり同く人よ紙を
りくすべしといふ家衡こ紙けあぐよるり紙り
なく帝等ごんといふみあぐあけむくが紙
令澤の柵といふ不ありそれハお終りなまありいふこ

このわりとひふ二人お具して泥柵とまてくかかざり
小けりぬ

ね軍の令才兵清尉義光おりしごふり陣小まうね軍
小むうひていこく不れくよ戦のよ紙くをゆりりて義
家夷よせめく紙くゆらくゆりりけいぬと紙力
北いよまとなまりんと流りいよまとPゆくすりり
りりくめんゆかとのよ義家これとこりてよあこひの
紙紙とこりていこく今日れ只下の来りたまふは
故入たれ生ううてれくあつとこりおゆいゆき
君まで小副ね軍とたりゆりて武印の家ひくがくびと
えんりきりれうりありありやいふ前陣の軍すそに
やめよりてあぐか城中小まひ紙く夫のちかひる
れどね軍の紙くその紙をうりゆかもれかほじ
相撲の玉れ任人徳倉の控入帝系正といふ者あり先祖

柵とせむる車敷目小とよぶとつんどとらまゝたれと
えびの軍はくもとのごもろんはまげまゝんとて日こ
とに剛聰は座敷外んまゝあけり日よとりて剛小えゆ
ふ者ごとと一なまゝ(眩病小あぶまの派一症小ま
せりとのく)眩病は座敷まほろぐとまげまゝかふとい
ごじ日ごとくに剛は座敷はけく者まかろりきり腰瀧に
秀方かん一夜も眩の座敷まつごりけりく人そこれと
あめかんせむといふりれ季光は後光が席ホなり
ね軍れ而ホどとの中にとなれ眩病なりとききゆ
ふとれまゝてみ人ありきりまゝ派畧頭まはくつとを
り滴はききまゝとて耳とゆまゝ剛のどの紀七高七文
藤王腰瀧に末に席やつとま末割惟弘が車なり

奥羽後三年記中

右秀武の軍中や城の中かてく内りて御方の
軍まて小あけりゆけりそこをくれりくとほくす
とと座くあるまゝあつと多かひ派まらてまゝほきて
まのまねとせん糧食はさめをゆめとどのつと
りなんといふ軍はまほろ陣をまらて多て派ま
二方ハね軍まゝと内く一方々秀武これとまゝこまうハ
清瀬重宗こまゝとまゝかくて日ね派まゝとふりた武
術がまゝに衆次衆次と云二人の打ちありなりびかき
ばんもれなまゝとまゝとちと名けり武術使とね
軍は陣一つりて清瀬とていゝとくひひなりまて
清瀬とまゝかゝ衆次と云こまゝとちあんなりては派
まゝとそれとまゝとまゝゆめ撃手一人かゝてまゝあ
とせまゝ小清瀬とかくらのらまゝゆめつとまゝといひと

事として城の中を定むと一町あやせりうびぬ戦場
城の中よりゆいし人馬をばたきし
縣小次郎次任といふものありあまはと名をたらしは
これより城中に者のいせをひきし道とありて
をくのきとてたてしああり戦場とてげてのゆい
これより次任はふろれぬ中へ家のいあやしれ
けきのまひはひしてふぎんとておまありと次任これと
ふそ打ちあししてそれらひはひらそとね軍れあは
あまはね軍らとてとんそまろいひの骨は徹る自
くれがけはぬとて次任よりはく又上馬一足は戦と
きてひく家のいぐ首もてまひらとてあまはあま
りれうきしこたもれがきてまひらとていそはとふ
次任が部は家徹が首は淨よりあひぎぬつきて將
及れよばくりよんとかんしひらひつてかりきる

奥國よのちけり仕わりのとが平作とねんしひき
武海が郎等どの中へひしとありて甲十八人
くびとてりてね軍のそまうけあり
將軍國解とてて戸やう武海が部が謀及まてに
實任宗はよりりてこれかといひてあはく
うらまひのうらまひとて淨よりて追討の宿府とて
まひりて首はあまをまらんとてこれとて
これ敵よりて宿府とてこれとて
て宿府の宿府とてこれとて
首とておかしき

此記不知何人作也。倫史君平宰相忠雄
鄉所藏本圖記三卷。上卷土御門文殿寄
人仲直中卷持明院左少將保脩下卷世
尊寺從三位行忠各寫其詞焉。圖則畫工
飛驒守惟久筆也。予得偶見尤欣賞焉。而
留焉。其間假字遣等一隨其本真字以真
字寫假字。以假字寫不更一字。而又一校
了。須爲證本也。然彼以假字交中行字。此
以片假字交真字。唯是之換耳。

此記詞簡古而理較著人僉曰平家物語
下出太平記上予於此記亦云出平家上
然只讀至拔十任之古蹈武衡之頭暴刑
有害道義所不滿于予心也
此記卷首舊本已脫惜矣史之闕文也而
今欲補巨獲它本姑俟異日洽聞之士之
爲焉云尔

寬文二壬寅年孟夏良辰

洛陽今出川書堂

林和泉掾刊

中村萬喜直道藏

後三年画卷物写三卷於吉田氏定一覽焉于時文政
二乙卯十二月十六日也亦借奥羽軍記四卷此本彼士今
年复於武江所求也同自十七日越筆同廿二立春日
写印成如夫刊本所画画者不足證也故此不写東見記
曰陸奥話記一册源頼義十二年合戰事二條殿三春齋三アリ後
三年記源義家之事畫草子也松平相模殿二有云竊謂前後十五
年之役載詳于剪平記武家評林等書然好古具眼之士取也

